

东方研究

论文集

东方语言文学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东方研究》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丰台区靛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332千字
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统一书号: 3209·1 定价: 1.65元

《东方研究》编委会：

主编：李羨林。

副主编：韦旭升、沙敬范、居三元。

编委：陈玉龙、马孟刚、蔡祝生、叶奕良、仲跻昆、姜永仁。

Editorial Board of "POOS"

Chief editor: Ji Xianlin

Deputy chief editors: Wei Xusheng, Sha Jingfan,
Ju Sanyuan

Editors: Chen Yulong, Ma Menggang, Cai Zhusheng,
Ye Yiliang, Zhong Jikun, Jiang Yongren

CONTENTS

- A Dunhuang MS concerning the Migration of
Sugar from India to China — Ji Xianlin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ilk Road"
on the South Sea — Chen yan
-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of Liu Yongfu's Black
Banner Army in Aiding Vietnam &
Resisting French Invasion — Sha jingfan
- A Full Account of the War of British Invasion
of Burma — Zhao jing
- A Study of the Systems of Official Titles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Kon
Baung Dynasty in Burma — Ji Lianfang
- Li Sun Sin, A Korean Hero & His "Kepuksen"
— Shang yuhe
- A Brief Study of the Rise of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 Chou Nanjing
- Textual & Other Notes to "A Brief Account
of the Barracks in Annam" — Chen yulong
-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Wahabi Movement
— Gao Yingde
- Jerusalem—A City of Ancient Culture
— Zhang Huicheng

The Real Name of Bangkok & Its Origin

—Qi Shengzhong

A Study of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 Artistic

Techniques of Tagore's Stories & Novels

as Seen in His "Gora"

—Liu Baozhen

Feudal Customs & the Caste System Are Fetters

that Bind Women in India

—A Study of Yashpal's Short Stories

Concerned

—Peng Zhengdu

The Three Great Gods in Indian Mythology

—Liu Anwu

Pramudya Ananta Tur, An Indonesian Writer

& His Works

—Liang Liji

Fourteen Years' Prison Life Ends in a Work

that Shakes the Literary Circles

—A Study of An Indonesian Novel

"The Earth of the Human Being"

—Ju Sanyuan

Realism or Naturalism?

—A Discourse on the Creative Method

in Idrus' Prose Works "Notes Written

Underground" & "Surabaja"

—Zhang Yuan

U Pon Nya—A Distinguished Burmese Poet

& Dramatist

—Li Mou, Yao Bingyan

A Glimpse at Modern Urdu Poetry

—Shan Yun

"The Garden & Spring" & Its Author

—Zhu Guoqing

The Profound Sino-Korean Friendship Cemented

- in the Just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Pirates
 —On "Imjin Log", A Korean Novel
 Writte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Wei Xusheng
- A Brief Study of Chen Si Pong's Short Stories
 —He Zhenhua
- Han Culture in Vietnam —Yan Bao
- The Role of Different Styles in Stylistics
 —Cui Yingjiu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Korean "Vernacular"
 —Han Zhengqian
- A Study of 'nya' in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Huang Chenfang
- Some Points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s into Indonesian —Kong Yuanzhi
- On the Attributive Clause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Ni Shenyuan
- Semantic Changes in the Khalkha Language
 as a Result of Borrowing & Adaptation
 —Shi Xicheng

目 录

历 史

- 一张关于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季羨林 (1)
- 南海“丝绸之路”初探……………陈 炎 (18)
- 刘永福黑旗军援越抗法的伟大功绩……………沙敬范 (55)
- 英国侵缅战争始末……………赵 敬 (70)
- 缅甸贡榜王朝官制考……………计莲芳 (86)
- 朝鲜的李舜臣和“龟船”……………尚玉河 (109)
- 略论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周南京 (115)

资 料

- 安南军营纪略校注……………陈玉龙 (140)
- 瓦哈比派运动简介……………郭应德 (151)
- 文化古城——耶路撒冷……………张会成 (155)
- 曼谷的真名及其来历……………戚盛中 (163)

文 学

从《戈拉》看泰戈尔中篇小说的

社会意义和艺术手法……………刘宝珍 (165)

封建习俗和种姓制度是束缚印度妇女的枷锁

——评雅西巴尔的有关短篇小说……………彭正笃 (182)

印度神话中的三大神·····	刘安武 (193)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及其创作·····	梁立基 (206)
禁锢十四年 新著震文坛	
——评印尼长篇小说《人世间》·····	居三元 (225)
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	
——谈印尼作家伊德路斯的散文《地下随笔》	
和《泗水》的创作方法·····	张玉安 (236)
缅甸著名诗人、剧作家——吴邦雅·····	李 谋 姚秉彦 (244)
乌尔都语近代诗歌一瞥·····	山 蕴 (254)
《花园与春天》及其作者密尔·阿门·····	朱国庆 (284)
正义的抗倭斗争 深厚的中朝友谊	
——关于朝鲜中古时期小说《壬辰录》·····	韦旭升 (296)
略论千世峰的短篇小说·····	何镇华 (315)
汉文化在越南·····	颜 保 (329)

语 言

文体在文体学中的地位·····	崔应久 (335)
朝鲜语“俗语”初探·····	韩振乾 (344)
关于印尼语 nya 的研究 ·····	黄琛芳 (357)
谈谈汉语成语的印尼语翻译·····	孔远志 (371)
关于蒙古语的定语从句·····	倪申源 (389)
仿造仿用与喀尔喀蒙语词义的演变·····	史习成 (397)
编后记·····	(411)

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 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季羨林

说 明

此文已见《历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稿子送出后，有关资料陆续有所发现。因加以补写，遂扩大为现在这个样子。

法国学者伯希和 (Paul Pelliot) 在本世纪初曾到中国敦煌一带去“探险”，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珍贵文物，包括很多敦煌卷子。卷子中佛经写本占大多数，还有相当多的中国古代文献的写本和唐宋文书档案，以及少量的道教、景教、摩尼教的经典。大都是希世奇珍，对研究佛教和其他宗教以及中国唐宋时代的历史有极大的价值。因此国际上兴起了一种新学科，叫做“敦煌学”。

但是卷子中直接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的资料，却如凤毛麟角。现在发表的这一张残卷是其中之一。卷号是 P3303^①，是写在一张写经的背面的。我先把原件影印附在后面：

这张残卷字迹基本清晰，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又补写在行外。看来书写者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虽然从书法艺术上来看，水平也还不算太低。

残卷字数不过几百，似乎还没有写完。但是据我看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给中印文化关系史增添了一些新东西。因此，我决意把它加工发表。我自己把它抄过一遍，北大历史系的卢向前同志也抄过一遍，有一些字是他辨认出来的。

我现在将原件加上标点，抄在下面。改正的字在括号内标出，书

写的情况也写在括号内。原文竖写，我们现在只能横排，又限于每行字数，不能照原来形式抄写。抄完原文以后，我再做一些必要的诠释；在个别地方，我还必须加以改正或补充。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下面是原文：

西天五印度出三般甘蔗：一般(这里写了一个字又涂掉)苗长八尺，造沙唐(糖)多(以上第一行)不妙；第(第)二，拔(?)一二尺矩(?)，造(这里又涂掉一个字)好沙唐(糖)及造最(写完涂掉，又写在行外)上熬割(割)令；第(第)三(以上是第二行)般亦好。初造之时，取甘蔗茎，弃却棕(梢)叶，五寸截断，着(以上是第三行)大木臼，牛拽，拶出汁，於(于)瓮中承取，将於(于)十五个铛中煎。(以上第四行)旋写(泻)一铛，著筋(?筋?)，痕(?置)小(少)许。冷定，打。若断者，熟也，便成沙唐(糖，此四字补写于行外)。不折，不熟。(以上第五行)又煎。若造熬割(割)令，却於(于)铛中煎了，於(于)竹甑内盛之。禄(漉)水下，(行外补写)闭[闕?闕?]门满十五日开却，以上第六行)着瓮承取水，竹(行外补写)甑内熬割(割)令禄(漉)出后，手(行外补写)逐一处，亦散去，曰熬割(割)(以上第七行)令。其下来水，造酒也。甘蔗苗茎(行外补写)似沙州、高昌糜，无子。取(以上第八行)茎一尺(此二字行外补写)，截埋於(于)犁地便生。其种甘蔗时，用十二目(?月?)(以上第九行)。

原卷右上角有藏文字母五。

残卷短短几百字，牵涉到下列几个问题：

- 一、甘蔗的写法；
- 二、甘蔗的种类；
- 三、造沙糖法与糖的种类；
- 四、造熬割令(石蜜)法；
- 五、沙糖与熬割令的差别；
- 六、甘蔗酿酒；

七、甘蔗栽种法；

八、结束语。

现在分别诠释如下：

一、甘蔗的写法

甘蔗这种植物，原生地似乎不在中国。“甘蔗”这两个字似乎是音译，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写法就五花八门。我先从汉代典籍中引几个例子：

《说文》	诸蔗
司马相如《子虚赋》	诸蔗
刘向《杖铭》	都蔗
东方朔《神异经》(伪托)	𦵏𦵏

我现在再根据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卷)举出几个简单的例子：

第341页下 甘蔗 注：下之夜反。

第343页中 甘蔗 注：之夜反。《文字释训》云：甘蔗，美草名也。汁可煎为砂糖。《说文》：藩也。从草从遮，省声也。

第402页上 甘蔗 注：上音甘，下之夜反。或作遮蚶草，煎汁为糖，即砂糖、蜜饯等是也。

第408页下 干蔗 注：经文或作芋柘，亦同。下之夜反。《通俗文》荆州干蔗，或言甘蔗，一物也。经文从走，作遮，非也。

第430页下 𦵏蔗 注：遮舍反。王逸注《楚辞》云：蔗，藩也。《蜀都赋》所谓甘蔗是也。《说文》云：从草蔗声。

第461页上 𦵏蔗 注：上音甘，下之夜反。《本草》云：能下气治中，利大肠，止渴，去烦热，解酒毒。《说文》：蔗，藩也。从艸蔗声。𦵏，或作甘也。

- 第489页上 甘蔗 注：之夜反。诸书有云芋蔗，或云籍柘，或作柘，皆同一物也。
- 第654页中 于(疑当作干)柘 注：支夜反。或有作甘蔗，或作芋(疑当作竿)蔗。此既西国语，随作无定体也。
- 第669页中 甘蔗 注：下之夜反。
- 第701页上 竿蔗 注：音干，下又作柘，同诸夜反。今蜀人谓之竿蔗，甘蔗通语耳。
- 第734页上 蔗芋 注：上之夜反，考声，葜草名也。《本草》云：蔗味甘，利大肠，止渴，去烦热，解酒毒。下于句反。《本草》：芋，味辛，一名土芝，不可多食。
- 第735页上 蔗蔗 注：上葬佳反。字书：蔗，草也。《本草》有萎蔗，草也。…下之夜反。王逸注《楚辞》：蔗，美草名也。汁甘如蜜也。或作蔗。
- 第803页下 甘蔗 注：下遮夜反。
- 第1237页C 《梵语杂名》把梵文 ikṣu 音译为壹乞与_合，意译为甘蔗。

我现在再从中国六朝以后的书籍中引几个例子：

《齐民要术》卷十 甘蔗条：

《说文》曰：藩蔗也。案书传曰：或为竿蔗或干蔗，或邠蔗，或甘蔗，或都蔗，所在不同。

乾隆《遂宁县志》卷四，土地部，土产：

甘蔗

我在上面引得这样详细，目的是指出“甘蔗”这个词儿写法之多。倘不是音译，就不容易解释。值得注意的是第654页中的两句话：“此既西国语，随作无定体也”。这就充分说明，“甘蔗”是外国传来的词儿。至于究竟是哪个国家，我现在还无法回答。劳费尔《中国伊朗篇》第202页，注①说：“这个词显然来自印度支那的一种语言”。恐不一定可靠。无论如何，残卷中的“蔗”字，不是俗字，也不是笔误。《一切经音义》说：“作蔗，非也”。但唐代梵汉字典也作“蔗”，足证不是“非

也”。此外，过去还有人怀疑，《楚辞》中的“柘浆”，指的不是甘蔗。现在看来，这种怀疑也是缺乏根据的。

二、甘蔗的种类

残卷中说：“西天五印度出三般甘蔗”。但是，三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目。梵文 *ikṣu* 是一个类名，并不单指哪一种甘蔗。不同种类的甘蔗各有自己的特定名称。据说是迦腻色迦大王的御医、约生于公元后一二世纪的竭罗伽 (*Caraka*)，在他的著作中讲到两种甘蔗：一是 *Paṇḍraka*，产生于孟加拉 *Puṇḍra* 地区；一是 *vāmśaka*。公元后六至八世纪之间的阿摩罗僧诃 (*Amarasimha*) 在他的《字典》(*Amarakośa*) 中讲到 *puṇḍra*、*kāntara* 等等，没有讲具体的数目。较竭罗伽稍晚的妙闻 (*Suśruta*) 列举了十二种：*paṇḍraka*、*bhīruka*、*vāmśaka*、*śatapora*、*tāpasekṣu*、*kāṣṭekṣu*、*sūcipatraka*、*naipala*、*dīrghapatra*、*nīlapora*、*kośakṛt*。② 在这些名称中，有的以产生地命名，有的是以形状命名。无论如何，上面引用的这些说法都告诉我们，印度甘蔗品种很多，但不一定是三种。

甘蔗传到中国以后，经过长期栽培，品种也多了起来。我在下面举几个例子。

陶弘景《名医别录》：

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东一种数年生者。

宋洪迈《糖霜谱》：

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芡蔗，《本草》所谓荻蔗也；曰红蔗，《本草》昆仑蔗也。红蔗只堪生啖。芡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浅，土人不甚贵。杜蔗，紫嫩，味极厚，专用作霜。

宋陶谷《清异录》卷二：

青灰蔗 甘蔗盛于吴中，亦有精粗，如昆仑蔗、尖苗蔗、青灰蔗，皆可炼糖。桄榔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盗取未煎蔗液，盈盃啖之。功德浆，即此物也。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凡甘蔗有二种，产繁闽广间。他方合并，得其十一而已。似竹而大者，为果蔗，截断生啖，取汁适口，不可以造糖。似荻而小者，为糖蔗，口啖即棘伤唇舌，人不敢食，白霜、红砂，皆从此出。明何乔远《闽书·南产志》：

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

乾隆《遂宁县志》卷四《土产》：

《通志》：蔗有三种：赤昆仑蔗；白竹蔗，亦曰蜡蔗，小而燥者；荻蔗，抽叶如芦，可充果食，可作沙糖，色户最佳，?号名品，因有糖霜之号。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28，泉州府：

蔗 《府志》菅蔗：旧志所谓荻蔗。诸县沙园植之，磨以煮糖。甘蔗，不中煮糖，但充果食而已。

至于第二种甘蔗，残卷中说：“按一二尺距”。对于这一句话，我最初简直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绞尽了脑汁，忆念难忘，想出了种种解释，但都不满意。前天我偶然读到梁永昌同志《〈世说新语〉字词杂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第47—48页）。他从《世说新语》中出现的“觉”字，联想到“较”字。他说：

按《广韵》，“觉”有“古岳切”、“古孝切”二音，又“较”字亦有“古岳切”、“古孝切”二音，“觉”、“较”字音完全对应，而《广韵》在“古孝切”这个音下释“较”字为“不等”。所谓“不等”就是相差，差别。

我脑中疑团豁然开朗：敦煌残卷中的“按”字难道不就是“较”字（“觉”字）吗？我在上面已经讲到，残卷中间有错别字。但“按”不一定是错别字。“觉”和“较”也只是取其音，“按”字何独不然？这一些都可能代表同一个口语词儿，这个词儿写法还没有定型。这样一解释，残卷文字完全可通。所谓“按一二尺距”者，就是第二种甘蔗比第一种相差（短）一二尺。

现在我们把残卷的记载同中国古书的记载比较一下。残卷的第

一种：“苗长，造沙糖多不妙”，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红蔗、果蔗、甘蔗，顾名思义，颜色是红的。只能生吃，不能造糖。第二种和第三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芦蔗、荻蔗、西蔗、菅蔗，可以造糖，西蔗并且可以造糖霜。颜色可能是白或青的。

三、造沙糖法与糖的种类

残卷对造沙糖法讲得很详细：把甘蔗茎拿来，丢掉梢和叶，截成五寸长，放在大木臼中，用牛拽（磨石压榨），捞出汁液，注入瓮中。然后用十五个铛来煮炼，再泻于一个铛中，放上竹筷子(?)，再加上点灰(?)。冷却后，就敲打，若能打断，就算熟了，这就是沙糖。否则再炼。这是我对残卷中这一段话的解释。为什么这样解释？下面再谈。

印度从古代起就能制糖。在巴利文《本生经》(Jātaka, 其最古部分可能产生于公元前三世纪以前)中，比如在第240个故事中，已经讲到用机器榨甘蔗汁。这种机器，巴利文叫mahājanta, 梵文叫mahāyantra, 巴利文还叫kolluka^⑤。竭罗伽也讲到制糖术。他说，制造kṣudra guḍa(低级糖)，要蒸煮甘蔗汁，去掉水分，使原来的量减少到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guḍa(糖或沙糖)是精炼过的，所含杂质极少^⑥。

在不同的糖的种类中，guḍa只是其中的一种。印度糖的种类好像是按照炼制的程度而区分的。在这方面，guḍa是比较粗的一种，换句话说，就是还没有十分精炼过。以下按精炼的程度来排列顺序是：matsyaṇḍikā, khaṇḍa, śarkarā, 后者精于前者，śarkarā最精、最纯。这是竭罗伽列举的糖的种类。妙闻在竭罗伽列举的四种之前又加上了一种：phāṇita, 也就是说，他列举了五种。《政事论》(Arthaśāstra)在叫做kṣāra的项目下列举的名称同妙闻一样。耆那教的经典Nāyādharmakāhā中列举的名称是：khaṇḍa、guḷa、sakkharā(śarkarā)、matsyaṇḍikā^⑥。顺序完全不一样，因为只此一家，所以不足为凭。

guḍa的原义是“球”，意思是把甘蔗汁煮炼，去掉水分，硬到可以团成球，故名guḍa。这一个字是印欧语系比较古的字，含义是“团成球”。在最古的《梨俱吠陀》中还没有制糖的记载。大概是在印度雅利安人到了印度东部孟加拉一带地区，看到本地人熬甘蔗为糖，团成球状，借用一个现成的guḍa来称呼他们见到的糖，guḍa就逐渐变成了“糖”或“沙糖”的意思。在梵文中Gauḍa是孟加拉的一个地方。印度古代语法学大家波你尼认为，Gauḍa 这个字就来源于guḍa，因为此地盛产甘蔗、能造沙糖，因以为名。

在中国唐代的几部梵汉字典中，有关糖的种类的名称只有两个：一个是精炼程度最差的guḍa或guḷa，一个是程度最高的 śarkara。各字典记载的情况如下：

唐义净《梵语千字文》：

guḍa 糖

ikṣu 蔗⑥

唐义净《梵语千字文别本》：

guṇa 虞拏 糖⑦

ikṣu 伊乞乌_二合 蔗⑧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guṇa这个写法。别的书都作guḍa或guḷa，独独这里是guṇa。guṇa这个字在梵文里有很多意思，但还没发见有“糖”的意思。究竟如何解释？我现在还没有肯定的意见。

唐金真集《唐梵文字》：

guḍa 糖⑨

ikṣu 蔗⑩

唐礼言集《梵语杂名》：

甘蔗 壹乞乌_二合 ikṣu⑪

缩砂蜜 素乞史_二合 谜罗 sukṣimira⑫

沙糖 遇怒 guḍa⑬

唐僧怛多藥多波罗瞿那弥舍沙_二合集《唐梵两语双对集》：

缩砂蜜 素乞史谜罗